

第一章 情意斷絕要和離

「是喜脈嗎？」

低低的語聲從帷帽中傳出，大夫看向問話的女子。

帷帽遮住她的頭臉，但從聲音判斷是個年輕女子，可沒有夫婿陪伴，戴著帷帽隱藏容貌，又是這種脈象……大夫霎時想到了無數可能，隨即又全部否定，原因無他，女子舉手投足間天然流露出端莊沉靜的大家氣派，絕不可能是街頭流鶯。

大夫細細把脈，「是喜脈，夫人已經有一個多月的身孕了。」脈搏陡然急促，似喜似驚，大夫話鋒一轉，「不過……」

女子抬頭，帽沿垂下的青紗微微顫動，像風吹皺的漣漪，「不過什麼？」

大夫歎一聲，「夫人年紀輕輕，為何要服用避子的藥物呢？如今胎象十分不好，只怕……」

「能保住嗎？」女子急急問道，聲音帶著哽咽。

大夫心中不忍，便沒說得太重，「在下才疏學淺，無能為力，夫人再去別處問問？」許久，聽見女子怔怔地應了一聲。

丫鬟上前扶起，女子虛浮著腳步向門外走去，微風吹起青紗，露出她玉般的半邊臉，低垂的長睫沾染著日色，浮光一閃。

大夫不由自主屏住了呼吸，待回過神時，女子早已消失在巷口。

他百思不得其解。如此容貌氣質，怎麼會孤零零地到這偏僻的醫廬診脈？又怎麼會服用避子藥物，以至於落到如此境地呢？

姜知意在恍惚中走出小巷。

這是今天看的第二個大夫，與第一個大夫說的幾乎一模一樣。

為了不走漏風聲，她找的都是偏僻處不可能認識她的大夫，但她事先打聽過，這兩人行醫多年，擅長婦科，他們說的應該沒錯。

姜知意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，與沈浮成親兩年後她終於有了身孕，但這個孩子，只怕保不住。

姜知意怔怔捂住尚且平坦的小腹，她的孩子，她在剛嫁給沈浮時曾經那麼期盼的孩子，她才剛剛知道他的存在，難道就要失去他了嗎？

「姑娘……」丫鬟輕羅緊緊扶著她，「要不回稟姑爺，趕緊請大夫來保胎？」

姜知意透過青紗茫然地看她。

要告訴沈浮嗎？這孩子原本就是個意外，沈浮從來都不要孩子，這兩年裡，避子湯她都不知道喝過多少回。

他會想要保住孩子嗎？

她心沉到最底，卻又生出一絲微弱的希望。

也許沈浮不要孩子只是因為沒有呢？如果他知道了孩子，他們的孩子，也許會改變心意呢？

就像她，在一碗碗喝下那些避子湯的時候，她也以為自己可以順從他的意志不要孩子，可如今知道了孩子的存在，她才發現自己竟是如此渴望。

他們的孩子，避子湯也沒能阻攔、頑強掙扎著來到的孩子，他應該會像她一樣珍視吧？

微弱的希望迅速增長，姜知意蒼白的臉上浮起一抹暈紅，「去找他。」

半個時辰後，姜知意站在道邊的樹蔭底下，抬頭看向丞相官署巍峨的門樓。

沈浮，她的夫婿，雍朝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左相，此刻就在署中。

成婚兩載，這是她第一次到官署尋他。

剛成親時沈浮便給她定下許多規矩，其中一條，便是不得擅自到官署尋他。

姜知意知道他的難處，他位高權重，明裡暗裡不知有多少雙眼睛盯著，她得謹言慎行，絕不能給他添亂。

兩年裡她嚴格遵守他的規矩，從不曾越雷池一步，但凡事總有例外，比如此刻。

她六神無主，她惶恐害怕，她本能地想要依賴他，這個世間她最親近信任的人。

姜知意向前一步，守門的衛兵很快攔住，「閒人退下！」

「休得無禮！」輕羅連忙護住姜知意，「勞煩你回稟相爺，就說夫人有急事請見。」

「夫人？」士兵詫異著看向姜知意，「什麼夫人？」

「相爺夫人。」輕羅柳眉微揚，「還不快去？」

幾個士兵面面相覷，一時都沒有動。

隔著青紗，姜知意看見他們臉上的懷疑，也猜出了他們的顧慮。

成婚兩年，沈浮從不曾帶她出席過任何場合，就連宮中飲宴也都讓她推說抱病從不曾去過，莫說這些士兵無法確定她是不是沈浮的妻子，便是京中的官宦人家，也有許多從不曾見過深居簡出的沈相夫人。

「你去找胡成。」姜知意看向頭領，「就說我有急事要見相爺。」

胡成是沈浮第一得力的長隨，外面的人都尊稱一聲胡三官，只有知根知底的才能叫出他的本名，頭領再不敢猶豫，匆匆忙忙去了。

士兵們也不敢怠慢，將姜知意主僕兩個請進門房裡坐著，又端來了茶水。

姜知意沒有喝，她查過醫書，有孕之時茶、酒、醋，乃至柿子、山楂、螃蟹，許多常見的吃食都是需要避忌的，她得加倍小心——

可加倍小心，就能保住孩子嗎？

她不自覺又捂住小腹，回想著大夫唏噓歎惋的神色，心裡像刀扎似的，連綿感受到尖銳的疼。

門外靜悄悄的，頭領沒回來，沈浮也沒有來，時間一點點流逝，五月的日頭透過窗戶火辣辣地照著，滿心的渴盼依賴慢慢淡下來，姜知意垂著眼瞼。

今天出門診脈原就是背著沈浮的。

月信遲了許久，她早疑心是不是有了身孕，可因為沈浮，她不敢請大夫到家裡診脈，只能藉口採辦香料偷偷出門來看，就連轎子也沒敢用家裡的，怕走漏風聲，頂著大太陽走完一條街才從車腳行雇了一頂，她辦得如此隱祕，原也是害怕有了身孕惹沈浮不快，可在得知噩耗時，她竟把這些顧慮全都忘了，一心只想向他求

助。

他會像她一樣，盼著這個孩子嗎？

門外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頭領飛跑了進來，「夫人，已經稟報了相爺，相爺還沒回話。」

眸中的光黯淡下去，姜知意慢慢點頭。

她怎麼忘了？他從來不會像她對他那樣，但凡有一丁點兒需要，立刻丟下所有的事情飛奔而來。

靜靜地等了一個時辰後，她終於等來了回音。

胡成躬身行禮的幅度很深，滿臉尷尬無奈地說：「相爺命小的轉告夫人，官署重地，閒雜人等不得擅入，這次就算了，下不為例。」

閒雜人等……姜知意慢慢站起身，原來她是閒雜人等。

「夫人。」胡成跟上來，試圖解釋，「相爺公務太忙，一時半會兒抽不開身，小的送夫人回去吧？」

姜知意搖頭，青紗繚亂，「不必。」

她的惶恐無助，她的焦慮苦痛，卻原來都只是閒雜人等。

走出官署時，燥熱的風送來艾葉菖蒲的香氣，端午馬上就要到了。

她的十九歲生辰就在這天。

母親總說端午出生的人背時背運，妨人妨己，如今看來，她的運氣的確不算好。

「回去吧。」

姜知意輕聲吩咐，心裡卻是前所未有的迷茫，回去之後呢，她該怎麼辦？

乘轎子回府的一路上，她也沒想出半點頭緒。

轎子在距離相府半條街外停下，姜知意揀著僻靜處走回來，剛踏進正院，婆母趙氏的罵聲便從窗戶裡傳出來——

「什麼兒媳婦？根本是個不會下蛋的母雞！進門兩年了，肚子一點動靜都沒有！」姜知意步子一頓。

「老夫人怎麼能這麼說？」輕羅替她委屈，紅了眼圈，「明明是姑爺不要！」

姜知意唇邊泛起一絲苦笑。

其實沈浮不要孩子，趙氏從來都知道，趙氏也不是不曾鬧過，可沈浮向來說一不二，便是生身母親也拿他沒有辦法，這種匪夷所思的事情又不好對外人講，所以趙氏便將滿腔怨恨，全都撒在她這個兒媳身上。

時時責罵，處處折磨，便是她曾經想過向趙氏求助，如今聽見這個聲氣，也徹底打消了念頭。

「孩子的事不好說，有早有晚。」又一個中年婦人的聲音，是時常過來走動的汪太太，「興許夫人的兒女運稍稍晚些。」

她知道姜知意，模樣性情萬裡挑一不說，家世也是一等一的好，父親是威名遠揚的清平侯，母親出身世家，兄長近來屢立戰功，眼看就要封侯拜將，趙氏罵兒媳罵得慣了，她卻不敢附和。

「什麼兒女運！」趙氏冷笑，「我兒根本不喜歡她，指望她有兒女運？笑話！」

日頭火辣辣的，姜知意卻渾身冰冷。

原來誰都知道，沈浮不喜歡她。

其實她也是知道的，只不過她愛得太癡，明知道眼前是條不歸路，還是一頭栽了進去。

「這……」汪太太不由得想起了外面的傳言，外人都說沈浮不喜姜知意，所以從不帶她一道見人；又說沈浮為了避開她，時常留宿官署，甚至還有傳聞說，沈浮最初想娶的根本不是她，而是侯府大姑娘，姜知意的長姊……

「以我兒的樣貌身分，怎麼能讓那個喪門星耽擱了？」趙氏又道，「妳幫著打聽打聽，要是有那模樣性情都合適的，再給我兒娶一房進來！」

輕羅大吃一驚，緊緊攥住姜知意的手，「姑娘！」

姜知意看見她紅紅的眼圈，自己想必也是這副模樣吧？原該進去請安的，可此時喉嚨裡堵得死死的，如何見人？

姜知意轉身，腳步虛浮著往自己住的偏院走去。

身後語聲隱約，是丫鬟看見了她，正向趙氏回稟，於是她很快又聽見趙氏的罵聲——

「我哪句話說錯了？還敢給我甩臉子走人，這是誰家的規矩！」

她不想再聽，加快腳步走遠了。

姜知意守在窗前，看著太陽一點點斜下去，天邊由白變紅，由紅變黑，月亮出來了，沈浮還是不曾回來。

成婚兩年裡，不知有多少個日子她是這樣獨自守著空房，等著沈浮回家。

他總是很忙，總是很晚才能回來，回來後又總是在書房一待就到深夜。

從前她總告訴自己，他公務太忙，她應該體諒，可今天趙氏的話徹底撕開了最後的偽裝，他並不是太忙，而是根本不喜歡她。

心像是被揪著擰著，撕扯般的疼，姜知意緊緊捂著小腹，他不喜歡她，她從來都只是一廂情願，可是孩子呢，她的孩子怎麼辦？

又不知過了多久，隔著窗戶和圍牆，她看見書房的燈亮了。

沈浮回來了。

姜知意猛地站起身來，腳步慌亂地奔到門前又突然灰心，他不喜歡她，她尋到官署他都不肯見，她還要找他嗎？

怔怔站了許久，她總歸還是不肯死心，一步步走到他書房門前。

沈浮站在窗下，聞聲看向她。

濃眉重睫，雙瞳深黑，此時冷白月光灑滿衣襟，他不帶一絲溫度的目光落在她身上，便是遺世獨立的冷清厭倦。

想當年他三元及第，跨馬遊街之時，一身濃烈的狀元紅衣亦被他穿出了冰霜峻拔之意，行程未半，謫仙沈郎的名號便已傳遍京師。

謫仙無情無愛，只不過暫時沾染紅塵，正如他對待她的態度。

姜知意站在門檻之外，沒有進去——這亦是沈浮的規矩，書房裡有許多卷宗機要，未得他的允准，她不得進門。

姜知意扶著門框，低聲喚他，「浮光。」

見他入鬢長眉微微一動，姜知意猛然反應過來，他從不喜歡她叫他的字，這樣太親密。

姜知意於是低頭改口，「相爺。」

支撐她來到這裡的勇氣消磨了大半，躊躇之時，沈浮已經拿起卷宗，擺了擺手——這是他另一條規矩，他辦公務時，絕不許她打擾。

那些糾結惶恐全都成了笑話，姜知意怔怔轉身，一步步走回房中，躺在漆黑不見五指的黑暗裡，忍了多時的眼淚猝然滑下。

然而很快，門開了，沈浮無聲無息走了進來。

屋外的天光隨著房門開合劃破黑暗，他帶著清冽的桑菊香氣慢慢走近，在她身邊躺下，他身上那麼暖，讓她墜落谷底的心又升起一點。

姜知意恍惚著湊過去，「浮光。」

沈浮安靜躺著，沒有說話。

這默許的姿態給了姜知意許多勇氣，讓她恍然想起，同床共枕時他並不討厭她這麼叫他，甚至他還願意聽她說說話，哪怕他從來都是閉著眼睛不看她也不回應，但她能感覺到他是喜歡這樣的。

那是他們為數不多的溫存時光，她如此卑微地愛著他，哪怕只得這一點溫柔，也足夠支撐她義無反顧地愛下去。

隔著被子，姜知意貼住他，「快端午了。」

沈浮沒有回應，他一向都不怎麼記得她的生辰。

滿心的話湧到嘴邊，姜知意斟酌著說：「今天母親又說起孩子的事了。」

沈浮依舊沒有回應，可黑暗裡他的呼吸綿長安穩，他的體溫透過薄被暖著她，無端給了她錯覺，以為自己得到了一絲眷顧。

姜知意抓住他衣襟的一角，「浮光，如果我有孩子了……」

許久，她聽見他淡漠的聲音響起。

「那就墮了吧。」

姜知意躺在黑暗裡，又像沉在深淵中，不斷下墜，下墜。

她的孩子，那麼頑強掙扎著來到的孩子，她那麼渴盼著的孩子，他卻說「墮了吧」，彷彿只是蟲蟻不值一提。

眼淚滑下來，打濕鬢邊，又流進耳朵裡。

她愛了這麼多年的男人，她全心全意拋下所有追隨的男人，原來如此絕情，那些愛意和全心全意，都是錯付。

身體顫抖著，姜知意死死咬住嘴唇，一點點拉開與沈浮的距離，牙齒卻控制不住地打著戰，在寂靜中發出細微的聲響，沈浮很快轉過頭。

他沒有說話，姜知意卻知道他在看她。

她到底還是露出了破綻，此刻的他大約已經起了疑心。

嘩，黑暗中突然亮起一絲光，沈浮起身點著了火絨，姜知意在這個剎那迅速偏頭，半邊臉擦過被子的邊緣，抹乾了淚。

桑菊香氣倏忽逼近，沈浮提燈站在床前俯身看她，燭火照亮他的臉。

曾有人形容這位年輕的左相，說他如新刀初發於硯，銳利不可阻擋，此時此刻，姜知意深刻地感覺到了他的可怕。

那凜冽的眼神彷彿要剖開她的胸腹，挖出她所有的祕密。

一旦被她發現她已經有孕，以他的絕情一定會逼她墮掉，可她的孩子，她頑強掙扎著來到的孩子，便是拚上所有，她也絕不許任何人傷害他一分一毫！

指甲死死掐著手心，掐破了皮，帶來鑽心的疼，姜知意穩著聲音說：「浮光，你怎麼能這麼說？」

沈浮一言不發，目光滑過她微紅的眼尾，落在薄被遮住的小腹上。

姜知意坐起，寢衣的帶子滑開，露出平坦的小腹，「幸而我如今並沒有身孕，若是我有了，你難道真能忍心？」

膚光勝雪，映得沈浮眸色一暗，轉開了臉，「這個月的月信是幾時？」

呼吸猛地一滯，姜知意的回答卻無比自然，「應該就是這幾天吧。」

沈浮定睛看她，半晌，滅了燈，重又在床邊躺下。

四周陡然陷進黑暗，隔著不遠不近的距離，姜知意嗅到他身上熟悉的桑菊香氣，被體溫烘著在寂靜中越發漫長悠遠。

那是她為他做的香囊，采初春新生的嫩桑葉和初秋含苞的野菊花，洗淨曬乾，先用紗布縫成內囊密密裝好，再用細絹做成外袋掛在腰間。

袋口處繫的條子，袋身上繡的竹葉，都是她一針一線親手做成，無數個等他回家的夜晚，她都坐在窗前做著針線，嗅著幽幽淡淡的桑菊香氣想著他。

姜知意閉著眼睛，八年前的情形似流水劃過眼前。

布衣少年坐在石桌邊，布帶蒙住雙眼，露出蒼白的額頭和清瘦的下巴，柴門吱呀一響，少年循聲轉過去，語氣裡有不易察覺的歡喜說：「來了。」

她黑髮覆額，將手裡的香囊輕輕放到他手心，「我給你做了個香囊，是桑葉和野菊花的，書上說能夠明目清心。」

針腳參差不齊，是初學女紅者的稚拙，她臉頰上泛著羞澀的暈紅說：「做得不好……」

少年將香囊緊緊攥在手中，唇邊浮起淡淡的笑，「不，做得很好。」

畫面流轉，眨眼已是數年之後。

初初長成的她躲在窗外，看著肅肅如松的青年邁步走進庭院，鳳尾竹的影子落在他朱色衣袍上，留下斑斑駁駁細碎的光影，他微揚的眼梢帶著淡淡的笑。

他是來求娶的，求她的父親，把他的心上人嫁給他。

她期盼著歡喜著，心跳快得如同擂鼓，直到從他口中，說出了長姊的名字……

姜知意慢慢睜開眼睛，適應了黑暗後，依稀能分辨出沈浮的身形，他遠遠躺在床邊，疏遠冷漠。

從一開始，他愛的就不是她，也就無怪乎他毫不在意地告訴她，墮了吧。

她獨自愛了這麼多年，如今該放手了。
黑暗中，姜知意無聲自語，沈浮，你我從此，一別兩寬。

四更鼓聲遙遙入耳，姜知意在半夢半醒之間，回到了與沈浮初相識那天。
還是清瘦少年的沈浮跪在懸崖邊，尚且稚嫩的手死死扣住她的手腕，成一個牢固的十字，「拉住我！」
稚嫩的她懸在崖下，望向拚死救她的人，布帶裹住沈浮的雙眼，因此她沒能看清他眼中的涼薄，只知一眼萬年。
姜知意知道自己是在作夢，八年的光陰如指尖流水，一去不回，曾在她胸中熾烈燃燒的愛火，也在八年後的今夜全部熄滅。
她與沈浮，終究還是勉強不得。
既是作夢，便也無所謂死生，夢中的姜知意扯掉沈浮蒙住雙眼的布帶，對上他清冷雙目道：「沈浮，謝謝你。」接著她鬆開他緊握的手，「沈浮，我不愛你了。」
月色羅裙在風中打著旋，姜知意在沈浮驚訝的目光中，墜落。

姜知意猛然醒來，迎上沈浮晦澀的眸光。
他握著她的手很快鬆開，轉過了臉，「妳作噩夢了。」
床前燭火照出他整齊的衣履，他已經穿好官服，準備去上朝。
姜知意匆忙起身，薄被掀開，小腿內側的傷疤一閃而過，沈浮目光一頓，拋過了掛在架上的衣服。
姜知意接住披上，拿起案頭烏紗，像平時送他上朝時那樣，踮起腳尖為他戴上，
「抱歉，今日起晚了。」
他的呼吸拂在她臉上，沒有說話。
桑菊香氣倏地一遠，他拂開她的手，邁步向外走去。
姜知意踉蹌著追上，「浮光！」
沈浮在門前停步，回頭看見她漆黑長髮掩映下蒼白的臉，眼瞼下有虛虛青灰色的影子，讓他想起方才她不安穩的睡顏——雙眉緊蹙，眼角濕潤，身子發著抖，她到底作了什麼噩夢，如此傷心不安？
沈浮轉過目光，「怎麼？」
「我不曾睡好，心慌得厲害，」姜知意扶著桌角站住，啞著嗓子說：「能不能勞煩你跟母親說一聲，今日就不過去服侍了？」
仰頭看著沈浮，眼角處未乾的淚痕映著燭火，閃著星星點點的微光。
趙氏生性刻薄，喜怒無常，每次都會找各種理由立規矩，以往她總是默默忍受，可如今她絕不能讓肚子裡的孩子再有任何閃失。
沈浮看著她，她蒼白的手指搭著桌角，因為太瘦，能看見手背上青色的血管。
許久，他點了點頭。
轉身離開，姜知意隔著窗子聽見他吩咐下人稟報趙氏的聲音，沉沉吐了一口氣。

原來騙他也並不是件很難的事。

昨夜是第一次，方才是第二次，只要斷絕情愛，不再一心撲在他身上，她也能像他一樣冷靜地算計一切。

院裡的動靜漸漸平息，沈浮走了。

簾幕微開，青白的晨曦正從天邊浮起，姜如意獨自坐在窗前，攤開信紙，研好松煙墨。

如此安靜輕鬆，只屬於她一個人的早晨，在成婚兩年的時光中是從未有過的。

沈浮四更離家上朝，為了讓他方便，她總是三更起床打理好一切，服侍沈浮用過朝食，送走他後，她還要去趙氏屋裡服侍。

捶腿捏肩，伺候用餐，聽她訓斥，出來時胡亂扒幾口飯又要處理家中各項事務，一天忙下來，渾身沒有一處不酸疼。

整整兩年風雨無阻，節假無休，明知道無論怎麼努力沈浮和趙氏都不會滿意，她還是硬生生地扛了下來……想想也真是傻。

姜如意提筆蘸墨，在信紙上寫下一行端正秀麗的墨字：父親大人膝下。

想到清平侯姜遂，她的父親，這世上最疼愛她的人，她握著筆遲遲沒能寫下第二行。

與沈浮訂親之前，父親曾與她長談許久，反覆確認她的心思，現在想來，父親那時候應當已經看出了沈浮的冷漠，擔心她今後吃苦，可她年輕情熱，總覺得沈浮的心就算是塊石頭，只要她用心努力總有一天能焐熱。

現在看來沈浮的心的確是塊石頭，而她焐不熱。

思索良久，她終究提筆寫下第二行：女兒已有身孕，決意與沈浮和離。

她要和離。

儘快和離，趕在沈浮發現她有孕之前，要從此天涯海角與沈浮再無瓜葛，如此才能保住腹中的孩子。

世道不公，女人十月懷胎，歷盡千辛萬苦孕育孩子，世人卻把這孩子歸於男人，掛著男人的姓氏、去留生死都由男人決定。

譬如沈浮，即便此刻他逼她打掉孩子，世人最多會歎一句心狠，卻絕不會認為她是孩子的母親，這孩子是去是留該由她說了算。

姜如意不由得捂住了小腹。

和離，必須和離，瞞下孩子擺脫沈浮，如此她才能好好保胎，這千辛萬苦投生到她肚裡的孩子才有可能保住。

她提筆寫下第三行：兩年姻緣，琴瑟不諧，彼決意去子，女兒不捨骨肉，盼父親垂憐，允兒和離。

和離事大，沒有父母之命，決計是行不通的，父親遠在邊塞西州，母親……母親雖在京中，卻是絕不會答應讓她和離的，眼下她全部的希望都在父親身上。

父親通情達理，她將苦衷和盤托出，父親應該會為她做主。

西州距離盛京三千多里，驛站快馬換乘，最快十天一來回，這十天裡，她必須打起十萬分的精神，絕不能再被沈浮發現破綻。

姜知意沉沉地吐著氣，覺得此事好難。

她太瞭解沈浮，他敏銳多疑，昨夜聽見一句未說完的試探，他便起了疑心，今早他離開時雖然什麼也沒提，可這種平靜反而更讓她覺得不踏實。

「姑娘。」房門突然被敲響，輕羅惶急地壓低了聲音，「朱太醫來了，姑爺命他給姑娘診脈！」

啪，姜知意手中筆掉在信紙上，墨汁四濺。

第二章 屢屢懷疑又試探

微苦的艾香氣從宮門外傳來，沈浮有一剎那走神，想起昨夜姜知意隔著薄薄的被子貼著他，以軟沉的嗓音說快端午了。

端午是她的生辰，他其實是記得的。

「浮光。」皇帝謝洵合上最後一本奏摺，含笑叫他。

沈浮收斂心神，起身答應，「臣在。」

長身玉立，如芝蘭生於玉階，果然是名動京師的謫仙沈郎。

謝洵眼中浮起一點笑意，指指旁邊的椅子命他坐下，「後日宮裡有龍舟賽，帶上夫人一道來吧。」

端午賽龍舟，宮中歷年不變的舊例。

沈浮低頭垂目，用沒什麼起伏的聲調說：「內子身體不適。」

「又來！」謝洵笑起來，「怎麼每到這時候都身體不適？該不是你攔著不讓來吧？浮光啊，我知道你不喜歡張揚，可雲滄臨走時再三央求朕幫他照看妹妹，你這般欺負人家，朕可沒法跟雲滄交代啊。」

姜雲滄，姜知意的兄長，謝洵的伴讀，兩年前遠赴西州戍邊，至今未歸。

沈浮神色平靜道：「臣不敢欺瞞陛下，拙荊確實是身體不適，已請了朱太醫今日去診脈。」

「真的？」謝洵半信半疑，「怎麼這般巧？是什麼病症，要緊嗎？」

是什麼病症？

眼前閃過姜知意不安的睡顏，眉頭蹙著，紅唇抵著，夢中也似要哭；又閃過昨夜她滑落腿邊的淺豆沙色寢衣，白如霜雪的肌膚驀地露出一痕。

那時他雖轉過了臉，眼角餘光卻瞥見她的手緊緊攥著被角，攥得紅綾的被面都起了皺褶，顯然是在緊張，可緊張什麼？

而她還突然提起孩子，夜裡作了噩夢，種種跡象都太可疑，唯有讓醫者確認一番，他才能放心。

沈浮沉吟著說：「不是什麼大病，不要緊。」

算算時間，這會子朱太醫該當到了吧。

左相府中。

趙氏一邊吃茶，一邊向身邊服侍的人發牢騷，「別人家的兒媳婦天不亮就起來伺候婆婆，我家的倒好，日上三竿了還在睡大覺，這是誰家的規矩！」

門外人影一晃，輕羅探頭向裡望了望。

趙氏向來不喜歡姜知意，連帶著看她身邊的人也不順眼，見狀眉頭一皺罵道：「鬼鬼祟祟做什麼？」

「回老夫人的話。」輕羅連忙進門，躬身行禮，「朱太醫來了，夫人身子有些不自在，就請他先過去那邊診脈。」

太醫朱正是沈浮的親信，時常來相府請平安脈，不過以往都是先看趙氏再看姜知意，此時趙氏一聽要先去姜知意那裡，頓時倒豎了眉毛。

「放屁！她算個什麼東西，憑什麼越過我先去她那裡？王六家的，立刻把朱太醫叫到這邊來！」

王六家的是她的心腹陪房，應聲答道：「是！」

她一陣風似地奔了出去，輕羅連忙跟上，身後傳來趙氏的罵聲。

「做媳婦的還想越到婆婆前頭，反了她了！」

偏院門前，朱正回頭吩咐身後跟著的醫女，「待會兒我給沈相夫人診脈時，妳在後邊打下手就行，別往跟前湊。」

醫女低著頭，貓兒般圓而媚的眼睛微微眯了眯，「是。」

朱正邁步跨過門檻，踩著石板路一路來到階下，身後突然有人叫道：「朱太醫等等！」

王六家的氣喘吁吁地說：「老夫人請您先去正院診脈。」

朱正猶豫了一下，今日來其實並不是請平安脈，而是沈浮交代過，要他以請脈為名確認一下姜知意是否有孕，還要他不管有沒有都不要聲張，只將結果告訴他一個人，可如今老夫人卻要他先去正院……

「快走吧。」王六家的催促著，「老夫人等著呢！」

朱正很快做出了決定，雖然他此來是為了姜知意，但趙氏一向不好應付，況且有孕也不是什麼急症，倒是不怕耽誤這一會兒。

於是朱正轉身，「妳在前頭帶路。」

一行人去了正院，半個時辰後，朱正替趙氏診完脈，又細細說了幾個藥膳保養的方子，這才往偏院走，可還沒到屋前，就看見輕羅一臉惶急地奔出來。

「不好了，夫人起了好多疹子！」

朱正吃了一驚，「什麼時候的事？」

「早起就不舒服，剛剛突然起了，臉上身上都有。」輕羅急急向裡走，「朱太醫，勞煩您快過去看看吧！」

朱正忙忙跟上，見她將緊閉的房門推開一條小縫，解釋道：「以前也起過一次，見風就長，所以不敢開門窗。」

朱正只得從門縫裡擠進去，見裡面幾扇窗都關著，又垂著簾子，屋裡又悶又熱，光線昏暗，再往裡走，臥房的拔步床同樣放著帳子。

姜知意低低的聲音從裡頭傳出來，「朱太醫來了。」

朱正連忙上前，伸手正要揭帳子時，輕羅立刻擋住。

「不能！」她牢牢將帳子掖在被褥底下，「不能開，開了帳子就有風，夫人一受風又要長疹子！」

可是不開帳子不診脈，如何向沈浮交差？

朱正皺了眉，「所謂望聞問切，不見面不診脈，沒法對症下藥。」

輕羅躊躇起來，「可是……」

「無妨。」帳子揭開一點，露出姜知意小半邊臉，「朱太醫請看吧。」

朱正定睛看去，她臉頰上、下巴上都有幾個紅色腫包，邊緣凹凸不平，因為她皮膚白皙，越發顯得觸目驚心，腫包的大小模樣，與風邪侵肺造成的疹子十分相似。

朱正還想再看看舌苔，輕羅已經拉攏了帳子。

輕羅說：「不敢再讓夫人吹風了，上次著了風，足足養了十幾天才好。」

朱正忙道：「還得診脈。」

「隔著帳子可以嗎？」帳子裡傳來姜知意低低的聲音。

薄薄的細紗帳，便是覆在手腕上應當也不影響診脈，朱正點頭應允，接著就見紗帳一動，姜知意把手放在了床沿上，朱正三根手指搭住她的手腕。

旁邊，一直低頭不語的醫女飛快抬頭看了一眼，忙又低下頭。

朱正垂著眼細細聽著，脈象稍有些浮，是肺氣不利、突發風疹的症狀，換隻手又把脈了半晌，道：「夫人這是風疹，我先開上幾劑清熱祛毒的方子，有煎服的，有煮湯泡浴的，用上兩天要是還沒好，我再過來看看。」

收回手時他心裡已有了數，這脈象，絕不是有孕。

隔著帳子，朱正模糊看見姜知意點頭致意，「有勞了。」

朱正很快寫好藥方告辭，開門時光線驟然一亮，身後跟著的醫女下意識地躲了躲，這一側過臉，倒讓跟來關門的輕羅瞥見她小半邊臉，不由得一愣。

這醫女的模樣，怎麼好像在哪裡見過似的？

正在努力回想，聽見屋裡窸窣窸窣，姜知意下了床，輕羅再不敢耽擱，反手插了門栓，急急跑去淨房，一邊說：「桑葉水備好了，姑娘快洗洗吧！」

帳子一動，又鑽出一個少女，臉上也有幾顆剛冒頭的疹子，「我幫姊姊抬水去！」

少女是姜知意的另一個陪嫁丫鬟，小善。

姜知意握住她的手，含淚道：「謝謝妳。」

方才在帳子裡，伸手讓朱正診脈的不是她，而是小善，小善和她一樣起了風疹卻沒有身孕，才能騙過經驗老到、醫術高明的朱正。

「沒事，不癢的，」小善分明癢得連連吸氣，卻還是若無其事的笑著，「姑娘別擔心。」

怦怦亂跳的心臟一點點平復，苦澀痛楚的感覺一點點漫上來，姜知意紅了眼眶，滿心只有兩個字，好險。

朱正突然趕來診脈，她便知是沈浮起了疑心想要查驗，躲避已然來不及，千鈞一髮之際，姜知意才想到這招險棋。

讓一個丫鬟跟她一起躲在床裡，關緊門窗放下帳子，在光線昏暗的情況下，朱正未必能發現診脈的不是她。

既要躲在床裡，就得有非如此不可的藉口，最好的藉口便是生病，不能見光受風的病。

這種病她從前得過，風疹，是不小心碰到漆樹引發的，而相府後牆就有一棵漆樹。

「洗澡水好了，姑娘快來泡泡。」輕羅在淨房喚道，等人進來，她服侍著姜知意解衣，哽咽著嗓子說：「姑娘以後千萬別碰漆樹了，拿胭脂粉描幾個疹子就行，看不出來的。」

「不行呢。」姜知意苦笑搖頭，「朱正不好對付。」

他是沈浮的親信，醫術又極高明，若是用描出來的疹子作假，只怕一眼就會被看穿。

所以她親手摸了漆樹葉，就連代替她的小善，為了不出破綻，也跟著摸了。

風疹發作還需要一段時間，她又命輕羅去稟報趙氏，只說要讓朱正先給她診脈，趙氏心胸狹窄又慣會折騰她，果然一聽就中計，搶先叫走了朱正。

她則趁機佈置好房間和解漆樹毒的桑葉水，等朱正回來時，她先露出長滿疹子的臉讓他確認，放下帳子後由躲在被子裡的小善伸手讓朱正診了脈，終於李代桃僵，瞞天過海。

姜知意坐進浴桶裡，溫熱的桑葉水浸泡著皮膚，滿身的痛癢慢慢緩解，眼前閃過八年前懸崖邊的少年。

沈浮啊沈浮，誰能想到有朝一日，你會把我逼到這個地步？

「疹子下去了好多，這方子真有效，」輕羅舀水給她淋著後背，鬆了口氣，「多虧了將軍。」

桑葉清苦的氣味縈繞在鼻端，姜知意眼睛酸澀著，是呀，多虧了哥哥，那時候她起了滿身的疹子，看醫吃藥都不見效，哥哥急壞了，滿城裡找大夫，又日夜查醫書找偏方，什麼柚子皮、韭菜汁全都試過，最後發現桑葉最有效，為了怕她復發，哥哥還在附近種了一大片桑樹。

如今這片桑樹林是她在照料，哥哥已經兩年多沒回來了。

哥哥反對她嫁給沈浮，哥哥說沈浮心狠意冷，將來必定會辜負她，可她還是嫁了，許是對她太失望，哥哥連婚禮都沒參加就直接去了西州。

如今她迷途知返，哥哥肯定會支持她吧？

姜知意再也坐不住，裹著浴巾起身寫信，她得儘快找到父親與哥哥，她要離，如此才能脫離苦海，保住孩子，她得快些再快些！

飛快寫好給父親的信，她又寫了封短箋交給輕羅，「送去侍郎府給盈姊姊，妳悄悄從後門出去，千萬別讓人發現了。」

侍郎府三奶奶黃靜盈，自幼與她一起長大、無話不說的閨中密友，如今滿京城裡也只有黃靜盈可能幫她了。

內宅裡消息傳得快，不多時，趙氏便聽說了姜知意得風疹的事，這是個傳染的病症，趙氏沒敢再來吵鬧，倒讓姜知意難得清靜，索性把和離時要帶走的東西粗粗

理了一遍。

入夜時打開藏在衣箱最裡面的檀木小匣，看見一方帕子，石青湖絲底子，銀線鎖邊，一尺見方的尺寸，顯然是男人用的。

姜知意默默看著，院外卻在這時人聲響動，沈浮回來了，她於是啪一聲扣上鎖，吩咐輕羅道：「把廂房收拾出來。」

沈浮進門後，徑直去了書房，拿起卷冊，驀地想起白日裡朱正的回話。

夫人並未有孕——朱正說這話時頗有點緊張，似乎是怕他失望，想來平常人成婚兩年，應當是盼著有孩子的吧？可他並不是。

沈浮眸中閃過一絲冷意，不愛，要什麼孩子。

下人們悄悄退出門外，沈浮提筆蘸墨，突然察覺到一絲異樣，抬頭看時，窗外月色淡淡，四周人聲寂靜，是他平日裡喜好的清靜，可心頭那絲異樣依舊沒有消除。沈浮翻開卷冊要落筆時，驀地明白這股子異樣是怎麼回事了——今天姜知意沒來。

以往無論他回來得多晚，姜知意總會等著他，他不許她擅自進書房，她便候在門外，帶著宵夜，等他忙完時吃上一口。

今天她沒來，大約是得了風疹，不能受風的緣故。

想到這裡，他仍覺得不對，往日即便她病了，也會安排好宵夜命丫鬟送過來，今晚她如此反常，必定還有別的緣故。

沈浮停筆凝眸，是了，她性子溫順，心思卻十分靈透，昨夜今天的事情放在一起，不難猜出他命朱正過來是為了確認她是否有孕，她大約因此心裡不痛快，所以在耍小性子，等他解釋吧。

可他沒什麼好解釋的，成親之初他就說得很清楚，他不要孩子。

他從不是中途反悔的人，他決定的事，也絕不會為了任何人改變。

沈浮提筆又寫了下去，直到聽見了一更的梆子聲。

平時他總是一更過半才回房休息，可今晚心思總飄忽，也許是白日裡公事太累的緣故吧，不如乾脆去休息。

沈浮收好卷冊，起身往偏院走去，到寢房門前卻被輕羅攔住。

「夫人得了風疹，怕病氣過人，請相爺今晚在廂房安歇吧。」

沈浮刀裁般的長眉抬了起來。

明明是無喜無怒，謫仙般光風霽月的容貌，輕羅卻覺得一股威壓撲面而來，緊張得呼吸都快停止了，「相爺，這病容易過人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沈浮邁步走了進去。

輕羅還想再攔，姜知意的聲音從臥房裡傳了出來。

「別攔了。」

輕羅也只得罷了，卻還是不放心，只管緊緊跟著沈浮，一步也不肯離開。

沈浮長長的睫毛微微一動，成婚兩年，這是姜知意頭一回攆他去別的屋住，還命丫鬟阻攔，這性子使得未免有點失了分寸。

走進臥房時，裡面只點了一盞燈，拿淺櫻草色的燈罩罩住了，光線朦朧柔和。沈浮抬眼一看，姜知意側著身子躺在床上，沒有下床迎接，連帳子也沒打開。

「我起了疹子，容易過人，你去廂房睡吧。」

她果然在使性子。

沈浮揭開帳子，對上她低垂的眼睫。

她已經卸了晚妝換了寢衣，烏雲似的頭髮堆在枕上，襯得那張臉越發小了，尖尖瘦瘦，我見猶憐。

沈浮微揚的眼尾垂下來，又見她齊胸蓋著一床綾被，寢衣的領口讓被角壓住了些，露出一截奶白的肌膚，幾縷黑髮順著脖頸蜿蜒而下，揉進領口下，看不見了。

沈浮轉開目光。

「廂房那邊已經收拾好了。」姜知意低著聲音說，「委屈你將就一晚。」

語調溫婉，與平常並沒有什麼兩樣，倒不像在使性子。

沈浮思忖著，眼角餘光瞥見她臉頰上被髮絲半遮住的幾個紅疹，這讓他想到了另一種可能：她也許是覺得長疹子太醜，不想讓他看見，所以才攆他走，卻不知天下女子，除了那人，在他眼中都無分別。

沈浮放下帳子，轉身離開。

「浮光。」姜知意在身後叫他，「我這個病容易過人，這幾天還是別往母親那邊去了吧？」

沈浮沒有回頭，「隨妳。」

腳步聲漸漸走遠，少頃，廂房那邊亮了燈，沈浮過去了。

姜知意安靜地躺著，眸中閃過一絲嘲諷。

她知道沈浮為什麼非要進來，他心細多疑，必得親眼看見她的疹子才能放心。

風疹雖然不是什麼絕症，但極難纏又難受，所以上次哥哥那麼著急，不吃不睡到處找辦法，只為讓她少受點罪，可沈浮從頭到尾連問都不曾問過一句……在意與不在意，從來都是如此涇渭分明。

可笑她從前眼盲心盲，竟還覺得憑著一腔愛意總能守得雲開見月明，真是不值得。

帳外光線一暗，輕羅熄燈掩門，退出了臥房，屋裡安靜下來，姜知意閉上眼睛。

從前沈浮不在家時，她總覺得衾枕清冷，翻來覆去難以入眠，如今才發現少了一人的大床如此舒服自在。

姜知意把被子往下巴底下拉了拉，幾乎是瞬間就睡著了。

廂房裡，沈浮閉著眼睛，還是沒有睡著。

成親這兩年裡他睡得太好，幾乎有些忘了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睡眠對於他來說是件奢侈的事情。

遙遙的，二更的梆子聲從極遠處傳了過來，沈浮睜開眼，今夜的睡眠，註定是無法得到了。

起身踏著月色獨自回到書房，他打開抽屜裡的暗格，取出藏在最裡面的香囊。

石青湖絲的外袋鎖著銀線邊，裡面套著一層細紗布囊，裝著桑葉和野菊花，明明是稚拙的針線，針腳也不很平整，然而在他看來，卻是這世上最珍貴、最美好的東西。

沈浮小心翼翼地捧起香囊，湊在臉前深深吸了一口。

香氣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，桑葉和花也碎成了粉末，八年了，伊人已去，如今連這香囊，似乎也要化灰化煙了。

可為什麼要獨留他在這世上？

眼睛澀著，沈浮枯坐窗前，看著外面的夜色一點點變得濃黑，聽見四更的梆子聲，遙遙地響了起來。

該上朝了，沈浮拿過絨布將香囊一層層包好，裝進匣子再鎖進暗格，出門時一抬眼，偏院裡黑漆漆的，姜知意還在睡。

在這一剎那，他驀地想到，這兩年裡夜夜安眠，大約是有她在身邊的緣故吧。無論他怎麼矛盾抗拒，事實就是她依偎著他的柔軟身體、她說話時的柔軟語調，乃至她肌膚上頭髮裡淡淡的甜香氣都讓他安心，讓他想起八年前的時光。

那短短的六天，是他灰暗人生中唯一明亮的光。

沈浮閉了閉眼，有點厭棄自己的三心二意，明明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，他卻總是貪戀那點相似一次次沉淪。

「相爺。」胡成走過來，「老夫人那邊擺了飯，讓您過去一起用。」

沈浮邁步出門時不由自主又看了眼偏院，以往的朝食都是姜知意親手打點的，每每他剛起床洗漱完，飯菜便已熱騰騰地擺在了廳中，昨天她作噩夢起晚了，今天病了，連著兩天都不曾安排。

成婚兩年，這情形還是頭一遭。

沈浮來到正院時，趙氏正在發牢騷。

「你媳婦是怎麼回事？長幾個疹子又不會死，連著兩天都不過來伺候……」

沈浮打斷她，「她那個病會傳人，妳也不想染上吧？」

他語氣並不恭順，趙氏想發火又忍下，遞過了粥碗，「你媳婦怎麼伺候你？看把你瘦的，快吃點補補。」

粥是胭脂米摻著桂圓紅棗熬的，濃稠到難以下嚥，又因為加了糖，甜膩膩的黏在舌頭上，沈浮忍著不適飛快吃完，皺眉放下。

他不愛吃甜，也不吃稠粥，素日裡姜知意給他準備的早飯都是稀稠合適的鹹粥或湯飯，配上葷素蒸點小菜，沒有一樣不合他的口味，可趙氏這裡盡是些油炸的、糖做的，竟沒有一樣可吃之物。

沈浮放下筷子，「我吃好了。」

但他起身要走，又被趙氏攔住。

「端午節禮我已經備好了，你明天過去看看你爹。」

沈浮邁步離開，「不去。」

「你聽我說！」趙氏一把拽住他，「眼下老二沒兒子，你要是搶在他前頭生，你

爹肯定歡喜，你媳婦不中用，我再挑個好的給你娶一房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趙氏就見沈浮回頭看她一眼，無情無緒一張臉，眸中的寒意卻讓她嗖一下從後心涼到了前胸。

愣怔之間，她聽他淡淡說道：「我的事，妳休要管。」

他轉身離開，趙氏哇一聲大哭起來，「有這麼跟親娘說話的嗎？一家子都不拿我當個人，我還活著做什麼！」

沈浮走出院子，耳朵裡聽著身後高高低低的哭聲，目光下意識地看向偏院。

那邊不同於這裡，那邊安靜柔和，就連氣息也與八年前相似……

心中突然一動，昨夜她身上除了熟悉的幽甜香氣，隱約還有一股子淡淡的青澀氣味，似乎是桑葉。

昨天並沒有看見她做桑菊香囊，那麼，她弄桑葉做什麼？

第三章 好姊妹大力援助

沈浮走後不久，一頂小轎悄悄來到後門接走了姜知意，在微明的天光中穿過重重巷陌，抬進一處僻靜院落。

姜知意搭著輕羅的手下轎，抬眼時，看見半掩的門扉後，露出柳色綾裙的一角。分明是思念多時的好友，此時卻躊躇著不敢上前，直到門扉打開，露出一張宜喜宜嗔的端麗臉龐，「還站在外面做什麼？怎麼，要我親自抬妳進來不成？」

姜知意霎時紅了眼，含淚叫她，「盈姊姊。」

黃靜盈一詫，心知她一定遇到了什麼事，引著她進了廂房。

門窗關緊了，姜知意握住黃靜盈的手，「盈姊姊，我好想妳。」

「誰信妳的鬼話？」黃靜盈口中嗔怪著，眼眶卻紅了，「當初說好一輩子都是姊妹，妳倒好，嫁了人有了夫婿，就把從前的情分全都拋在腦後！一連兩年杳無音信，請妳妳不來，找妳妳不見，我只當妳這輩子都不要理我了，如今又來找我做什麼？」

「盈姊姊。」姜知意湊過去靠在她肩頭，眼淚簌簌落下，心中又是懊悔又是愧疚，「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，妳別生我的氣好不好？」

她與黃靜盈從小一起長大，比親姊妹更親幾分，未出閣時也曾約定，無論嫁與何人都要常來常往，可自從她嫁給沈浮，從前那些許諾全都成了泡影。

沈浮是有名的孤臣，任左相後更是六親不認，但凡官場中人，公務之外絕無來往，亦給她定下規矩，不得結交命婦，不得與官宦人家走動。

黃靜盈出身宦門，夫婿又是沈浮的下屬，因著這個緣故，沈浮不許她與黃靜盈來往，這兩年裡，黃靜盈出嫁她沒能到場，黃靜盈生女兒時，她早早做好了衣服鞋襪，最後卻只能託人送去，暗自神傷。

如今想來，她的親朋故舊哪一個不是官宦人家？規矩，規矩，沈浮只用輕描淡寫兩個字，便將她與從前的一切硬生生撕扯開。

眼淚打濕衣服，也打濕了黃靜盈的心，她伸手摟住姜知意，「誰跟妳生氣？我要是生氣，今日就不來了。」抬手替姜知意擦掉眼淚，她神色鄭重起來，「說吧，出了什麼事？為什麼約我偷偷見面，為什麼要我悄悄幫妳請大夫？」

姜知意嗅到她身上久違的木蘭香氣，恬靜悠長的少女時光霎時閃回眼前，那時她還沒有嫁給沈浮，最大的煩惱無非是如何焐熱沈浮冰冷的心，如今她竭盡全力卻傷痕累累，可迷途知返亦未算晚。

姜知意靠在她懷裡，輕聲說：「盈姊姊，我有身孕了。」

「真的？」黃靜盈驚喜著摟住她，「幾個月了？難受不難受？有沒有吐？哎呀，妳怎麼不早說？這時候不該讓妳亂跑，該我去看妳的！」

剛剛擦掉的淚一下又湧出來，姜知意哽咽著，第三天了，從得知有孕到如今，這是頭一個為她歡喜的，也許這才是正常應該得到的待遇吧？而不是像她這樣，為著這孩子能活下來，孤零零一個人與沈浮周旋，心力交瘁。

她哽咽著握住黃靜盈的手，「我要與沈浮，和離。」

黃靜盈怔住了，姊妹一場，姜知意如何掏心掏肺對待沈浮她都看在眼里，如今有了身孕，本該是最幸福的時刻，為何會突然想要和離？

細細打量，黃靜盈見她臉上有淡淡幾個紅點，似是傷疤沒好，臉色白得近乎透明，似將融化的霜雪、易碎的琉璃，她從前是鵝蛋臉，如今瘦得只剩一個尖尖的下頰，琥珀似的眼睛霧沉沉的，藏著無數心事。

若不是沈浮令她傷心痛苦，怎麼會瘦成這樣？

黃靜盈心裡一痛，「別怕，無論妳要如何，我都與妳一道。」

姜知意淚眼模糊，也許她命薄，背時背運，但在摯友一事上，她此生不虧。

握緊黃靜盈的手，她將這幾天的事情細細說出，「我有身孕的事還瞞著沈浮，他說若是我有了，就墮掉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黃靜盈大吃一驚。「混帳！孩子又不是他一個人的，憑什麼他說墮就墮！他若是不想要孩子，那就別碰妳，憑什麼讓妳喝避子湯作踐妳的身子？」

昔日床第間的糾纏一閃而過，姜知意臉頰熱著，平日裡冷漠至極的沈浮唯獨那時截然不同，她才會誤以為他總有那麼一點愛她的吧。

不想再細想沈浮的心思，姜知意低聲道：「我已決定和離，只是這事須得我爹主持才行，我找不到可靠的路子送信。」

官府的驛路最快，但沈浮身為左相，信件走官驛一個不留神就會傳到他耳朵裡，侯府那邊雖有專人往來西州，可若被母親知道了這婚依舊是離不成。

「妳把信給我，」黃靜盈很快說道，「阿彥如今在車駕司，專管各處水陸驛站，我讓他辦。」

黃紀彥是黃靜盈的嫡親弟弟，上次見面時還是青澀少年，一聲聲喚她姊姊……姜知意感慨萬千，成婚兩年幾乎與世隔絕，如今方知外面的人事早已變了幾遭，可所幸故人還在。

取出家書遞過去，她又道：「盈姊姊，昨天請妳幫忙找大夫，可有頭緒了？」

「人我帶來了，在後面屋裡等著。」黃靜盈接過收好，「他叫林正聲，是朱正的親傳弟子。」

姜知意本能地想要拒絕，師徒關係不啻於父子，朱太醫若是問起，林太醫必定不敢隱瞞，那就等於把此事告訴了沈浮，她先前的苦苦周旋就功虧一簣。

「妳找大夫做什麼？」先前她並沒有提原因，黃靜盈不免發問，「看風疹嗎？」姜知意猶豫一下，本來怕她擔心不想細說，但如今到了這個地步，瞞也瞞不住，「是孩子，因為避子湯，這一胎可能保不住。」

「什麼？怎麼會？」她猛地站起來，急著要去叫人又站住解釋，「意意，林太醫最擅長的便是產科，我懷著歡兒的時候幾次見紅都是他保住。意意，我知道妳怕被沈浮發現，我也怕，但京中產科最有名的除了朱太醫就是林太醫，我認識林太醫一年多，他人品不壞……」

她猶豫著沒再說下去，姜知意懂她的意思，情勢急迫，林正聲是能找到的最合適人選，她該不該冒險賭一把？

賭錯了，消息傳到沈浮耳朵裡，她會失去孩子；不賭，找不到合適的大夫，孩子依舊保不住。

姜知意默默戴上帷帽，放下了青紗。

黃靜盈明白了她的選擇，取來桌屏擋在她面前，「千萬別露臉。」

她匆匆離開，姜知意端坐桌後，聽著她越來越遠的腳步聲，揪著一顆心。

這兩年她極少出門，除了親朋故舊，沒人知道沈浮之妻生得什麼模樣，朱太醫卻是見過的，萬一哪裡出了差錯……

腳步聲很快回到門前，黃靜盈低低的語聲隨即響起。

「林太醫，我這位朋友不能露面，也不能告知身分，今天診脈的事更不能告訴任何人，包括你的親朋師友，你可接受？」

姜知意屏著呼吸，半晌才聽見林正聲沉穩的聲音說：「好。」

門開了，隔著桌屏，影影綽綽看見一個男子走來坐下，姜知意默默伸出手腕，林正聲伸手搭了上來。

艾葉清苦的香氣被門縫裡吹進來的風裹著，時間過了很久，林正聲診完一隻手，又診另一隻手，始終沒有說話，姜知意額頭上冒出了細細的汗，開始害怕。

終於，林正聲開了口，「將近五十天的身孕，有滑胎之兆。」

「怎麼治？」黃靜盈急急問道，「林太醫，能治吧？」

桌屏是淡白絲絹底子上畫著大幅潑墨牡丹，姜知意看見林正聲的臉模糊映在牡丹層疊的花瓣間，他轉過頭看了看黃靜盈，許久才說：「我盡全力。」

涼意從脊背冒上來，無力感席捲著，姜知意死死咬住嘴唇。

京中最好的產科大夫也只敢說盡全力，情況真是太壞了，可是不能洩氣，她的孩子還等著她來救，無論如何她都不能放棄！

桌屏外，黃靜盈修長的身影深深彎折，「林太醫，一切都拜託您了。」

姜知意站起，沉默著亦是深深一揖，透過青紗看見林正聲側身避讓，並不看她這邊地道：「分內之事，不必多禮。」

這姿態讓姜知意稍稍安心，他似乎無意窺探她的祕密，也許她可以信任他。

「我開幾服藥夫人先吃著，三天後再來複診，夫人這段時間儘量臥床靜養。」

林正聲交代完走後，黃靜盈抄了一份藥方遞給姜知意。

「這宅子是我的陪嫁，裡外都是我的心腹，妳那裡什麼都不方便，以後咱們就在

這裡見面，藥也是我在這邊煎好了給妳送過去。」

煎藥味兒太大，稍不留神就會被沈浮發現，姜知意沒有推辭，「到時候送去後門，交給劉嬾嬾。」

劉嬾嬾也是她從娘家帶過去的，忠心耿耿，今天早上就是因為劉嬾嬾打掩護，她才能順利離開。

解決一樁事，姜知意準備離開之前，拿過帶來的包袱，「這是給歡兒的。」

黃靜盈的女兒歡兒如今還沒滿周歲，包袱裡是八色綾絹拼成的百衲衣，都說嬰孩穿百衲衣能逢凶化吉，一輩子無病無災，姜知意很早就開始做了，每塊綾絹都是親手裁剪，一針一線縫出來的。

黃靜盈摸著細密的針腳，眼圈又紅了，「妳的針線越發好了。」

是比從前好了很多。八年前她頭一次給沈浮縫香囊時，針腳有大有小，歪歪斜斜不成樣子，可這兩年裡沈浮的衣服鞋襪，乃至汗巾扇套都是她一針一線做出來，昔日的侯府嬌女，如今的左相夫人，針線活比裁縫繡娘還要好上幾分。

真是傻啊。

「意意，這是妳的生辰禮。」黃靜盈塞給她一個錦囊，「願妳佳辰歡喜，芳齡永駐。」

姜知意打開一看，裡面是枚羊脂玉的平安符，朱砂塗染的符字帶著檀香，背面雕刻的十六層浮屠表明，這符出自慈恩寺。

據說寺中符咒最為靈驗，要徒步爬上高山，在殿中齋戒誦經整整三天，才能求得一枚。

盈姊姊千辛萬苦求得這符，卻給了她……姜知意忍著淚，握緊她的手，「盈姊姊，三天後見。」

黃靜盈知道她恐怕是偷偷出門的，並不多留她，柔聲勸慰著送她到了院中，目送她上了轎子。

轎子出了門，姜知意猶能聽見黃靜盈的叮嚀。

「千萬千萬，照顧好自己啊。」

我會的，姜知意默默答應。

轎子停在相府後門，劉嬾嬾悄悄放她進去，說起府裡的動靜。

「老夫人還在哭，飯也沒吃。」

姜知意點頭。她之所以敢出去這麼久，也是知道趙氏又跟沈浮吵了架，每每這時趙氏總會哭上大半天，顧不上來找她的麻煩。

偏院裡門窗緊閉，小善裝作她待在臥房，姜知意悄悄進門，長長地吐了一口氣。信送走了，脈也診了，眼下她最要緊的，一是保胎，二就是瞞住沈浮，撐到父親回信。

姜知意扶著肚子小心躺好，近午時煎好的藥送來了，她喝下一碗，許是有安神的效果，不多時便昏昏睡去。

朦朧間回到八年前城外的田莊，茅簷低矮，野菊初開，石桌前蒙著雙眼的少年轉過身來，彎了彎唇角說：「來了。」

姜如意嗅到了桑葉和菊花的香氣，是她給他做的香囊，香氣越來越近，越來越濃，突然聽見輕羅的叫聲。

「相爺！」

姜如意猛然醒來，沈浮站在床前，隔著紗帳看她。

姜如意看不清他的臉，她與他之間，似隔著無限遠的距離。

恍惚中，她低聲喚他，「沈浮。」

沈浮看著她，她烏雲散亂，香腮帶粉，微微抬頭時眸子蒙著水霧，濕漉漉的。

「八年前在城外……」

沈浮心中突地一跳，八年前在城外的日子，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時光，也是他一生中最明亮的時光。

他藏在心底從不曾對任何人提過的祕密，猝不及防的從意想不到的人口中說出，她怎麼會知道？

沈浮上前一步，正要追問，姜如意轉開了臉。

「你回來得好早。」

厭倦如同潮水，沖散夢中最後一絲眷戀。

事到如今，還有什麼可問的？她念念不忘了八年的事，於他不值一提，他愛的是長姊、求娶的是長姊，他第一次擁抱親吻她的時候叫的名字也是長姊。

沈浮掀開帳子，漆黑雙瞳緊緊盯著她，「八年前，城外，如何？」

姜如意發現了他眼中的急切，冷淡如他也會發急？為了什麼事情發急？

一念至此，又覺可笑，如今他急什麼與她又有什麼關係？

她搖了搖頭，「沒什麼，我家曾有個田莊在那裡。」

如今已經沒了，那次的事情讓父親大發雷霆，處置了莊上所有的人，再後來大雨引發山洪，莊子被徹底沖毀，所有的痕跡都不在了。

半晌，沈浮低低唔了一聲，總覺得有什麼東西就在眼前，然而不等他抓住，又從指縫間溜走了。

那莊子他曾回去看過幾次，洪水過後只剩幾片斷牆，八年前的一切都已消失無蹤，連同他曾經熾烈的愛意。

鬆手放下帳子，他聽見她低柔的語聲——

「我不大舒服，這幾天須得臥床靜養，麻煩你跟母親說一聲。」

原本就有的狐疑再次抬頭，她從前也曾生病，可從不像這次這麼張揚，況且小小風疹，何至於臥床靜養？

沈浮瞧著她腮邊越發淺淡的疹子，「這病需要臥床？」

「不是風疹，是肚子疼。」姜如意伸手搭上小腹，「月事來了。」

素手映著紅綾被，色彩明艷得近乎刺目，沈浮轉開臉，目光四下一望，想起她似乎是有痛經的宿疾，雖然她之前從不曾提過，但他見過她默默吃藥，疼得嘴唇發白。

姜知意知道他在看什麼，多疑如他，必要找到來月事的證據才能放心，只是他回來得太早，這證據還沒準備好。

姜知意低著聲音說：「這次不知道為什麼疼得厲害，夜裡肯定要翻騰著睡不著，你明天還要早起，不如去廂房睡吧，免得吵到你。」

沈浮皺眉，去廂房嗎，今晚必是一夜無眠。

只是這等事情也不必與她說，沈浮一言不發地轉身離開。

前腳剛走，後腳小善忙忙地提著陶罐進來，「姑娘，雞血弄好了。」

滿滿一罐雞血，打開蓋子時撲面一股腥熱氣，姜知意猝不及防，頓時乾嘔起來。胃裡翻湧著，胸腔裡的空氣一下都被抽空了，姜知意越吐越厲害，酸水吐完變成苦水，輕羅忙來幫她拍背，小善飛跑著拿走了罐子，可空氣中殘留的血腥味還在，刺激得眼淚流出來，胸口死死堵著，喘不過氣。

盈姊姊說過懷孕頭兩個月，多半是要吐的，林太醫也道，若是孕吐不要慌，也許還是好兆頭……是好兆頭呢，她可憐的孩子，正在昭告自己的存在。

吱呀一聲，小善開門跑了出去，血腥味驟然變淡，姜知意在劇烈的嘔吐中掙扎著叮囑，「小心些，別讓人瞧見了。」

「不相干的人都打發走了，姑娘放心，」輕羅端來了水，「快漱漱。」

姜知意漱了幾口，勉強壓下一點酸苦的滋味。

雞血是用來染月事帶的，如此才能假裝來了月事，騙過沈浮，只是她千算萬算卻沒算到沈浮會提前回來，更沒算到雞血的腥味會引發孕吐。

小善回來時紅著眼睛，「都是婢子不好，應該一開始就拿去外面弄的。」

姜知意搖頭，「不怪妳，是我沒有經驗。」

可她怎麼會有經驗呢？別人懷孕都是夫婿憐愛，婆婆關切，又要挑選有經驗的嬖嬖日夜照顧，誰會像她這樣躲躲藏藏，再苦再難也只能自己扛著呢？

「別人家這時候都是一家子圍著，千嬌百寵的，偏生姑爺這麼狠心……」小善哽咽著。

「別胡說！」輕羅連忙打斷她，眼圈卻也紅了，「姑娘要不要喝點木樨露清清口？婢子去拿。」

姜知意按著額角，「不用，躺會兒就好了。」

給父親的信應該已經在路上了，她會熬過這些日子，沈浮休想奪走她的孩子！

胃裡的酸苦一點點平復，姜知意吃了二和藥，要睡著時突然想到，沈浮平日都是入夜才肯回家，今天怎麼回來得這麼早？

書房裡，沈浮看著卷宗，驀地想起謝洵的話——

「明天你得進宮伴駕，今天就早些回去陪伴夫人吧！」

陛下趕他走，道是姜知意還病著，他這做丈夫的應該多多體貼，但他知道陛下是為著姜雲滄臨走時的叮囑，這年輕的君王心腸尚且柔軟，對少時的夥伴，對人間疾苦，總還存著幾分體恤。

這也是他願意輔佐謝洵的原因之一，生民艱難，有一個寬仁的君王，好歹能鬆一

口氣。

只是他，並不需要這份體恤。

他從來都不是體貼的丈夫，也不打算做個體貼的丈夫，姜知意於他，只是不得不背負的責任，她是她的妹妹。

沈浮想起姜嘉宜，心上一陣刺疼，抬手遮住了眼。

明明是刻骨銘心的人，偏偏音容笑貌近來越發模糊，沈浮努力回想著，眼前閃過的卻總是姜知意的模樣。

她側臥衾枕間，露出來的手臂白得像玉，她鼻尖微紅，臉頰也是，她眸子裡泛著水光，啞著嗓子問他，八年前在城外……

沈浮閉了閉眼，將太過旖旎的畫面拋開，慣於體察人心的心卻又準確地找到了破綻——她不會無緣無故提起八年前，她後來的話又像是在掩飾什麼。

她想掩飾什麼？她知道八年前的事，還是她另有什麼見不得光的事情，想要瞞著他？

沈浮默默回想這幾天的異樣，疑竇叢生，腦中卻有另一個聲音跳出來反駁，說她並不是會撒謊的人。

成婚兩年，她溫順妥帖，總是默默替他打點好一切，任他冷淡也好、無視也罷，她從不曾抱怨過半個字，這樣的她似乎沒什麼理由向他撒謊。

是他弄錯了嗎？可她一連三天躲在房裡，先是風疹再是腹痛，她說來了月事，可房中分明沒有任何來月事的痕跡，怎麼看都古怪。

沈浮放下卷宗，起身往偏院走去，驀地想起很久以前，大約是新婚沒幾天的時候，她也曾沒頭沒腦地問過他，「你記不記得我們從前見過面？」

他們當然見過面，他頭一次去清平侯府向姜嘉宜求親時，眼角餘光瞥見窗外光影晃動，閃過一張明媚嬌嫩的臉。

雖然素不相識，但他立刻猜出了她是誰，這樣相似的眉眼，甚至連那種溫暖柔軟的氣息都與記憶中相似，她是姜嘉宜的幼妹姜知意。

一眨眼，已經兩年了。

沈浮走進偏院，這兩年裡，他日日看著她的臉，夜夜在她甜香的氣息中入眠，她漸漸與八年前記憶中的人重疊，讓他沉溺混亂，分不清哪個是真，哪個是假。

屋簷下，小丫鬟正在洗衣服，盆裡水色鮮紅，染了血的月事帶堆在邊上，沈浮瞥了一眼，確認了她沒有撒謊，她果然是來了月事，腹痛難忍。

怪不得要趕他去廂房住。

推門進去臥房，裡面靜悄悄的，姜知意睡得正沉，沈浮站在床前，隔著帳子看她恬靜的睡顏，突然聽見胡成在外面叫道：「相爺，陛下急召入宮！」

沈浮又看一眼，轉身離開。

姜知意在夢中，眼前一時是八年前的田莊，一時是這幾天的窘迫，光影迷離，漸漸定格成沈浮煞白的臉。

他跪在長姊靈前，深黑的眸子直直盯著靈位上的名字，一動不動。

她躲在白慘慘的帳幔後面，紅腫著眼睛猶豫著，他卻突然起身，踉踉蹌蹌走了出

去，而後在門外嘔出一大口鮮血。

畫面轉成黑夜，她偷偷跑去找他，他喝醉了，呼吸間帶著濃重的酒氣，她大著膽子上前扶他，他抬眼看她，眸子裡閃著光，呢喃道：「來了。」

他神色溫柔，一如八年之前，她在怔忡中被他抱緊，聽見他低低呢喃了聲「宜宜」，接著冰涼的唇落在她的唇上。

CRESCENT